

黃淑珊

# 合十

## 1

最後一定很冷。眼睛暗了，耳朵靜了，呼吸停了，就只剩無情的冰冷，將幾十年的勞心勞力凍結、消滅。有意義也好，沒有意義也好，這一輩子的奔波便隨著心跳停頓變成了上輩子的事，關心的人往後的喜怒哀樂也再不能掛念了。到了盡頭就只覺得冷，貫徹全身的冰冷。當連自身的意識也褪去，前身的一切繽紛熱烈、熾盛深情，便無聲無息被這冰冷熄滅。

冷，蜷縮，冷得連顫抖的力氣也沒有。這種無助害怕，有甚麼能安撫？我想，只有媽媽的懷抱，只有那溫暖安穩和那輕柔的聲音，還有那三生相連的愛，才可以驅走彌留時不知身往何方的恐懼。若一切是因緣循環，最後的恐懼也是最初的不安，只是大自然沒有安排最初安撫自己在最終也留守身邊，而她所懷念的人也沒有留下來為她唱最後一首搖籃曲。媽媽，我知道在我的盡頭，我會想你想得流淚。

## 2

很多媽媽在孩子半歲時已訓練他們自己睡覺。專家建議把孩子放在小床裡，讓他們哭，只可每隔五分鐘去拍一拍他；只有這樣狠心，孩子才能學會自己入睡，學會獨立。

我把兩個孩子寵得現在大的五歲、小的兩歲仍然要哄睡覺。每天晚上，看完書、關了燈，便在黑暗中說話唱歌，她們不睡我還要編各種故事哄她們——美人魚、樹仙子、幼年

王羲之、淘氣小不點、善良小星星都講過。有一陣子我們會假裝看餐牌點菜，漆黑之中想到甚麼就點甚麼：上海小籠包、台灣牛肉麵、墨西哥薄餅、西班牙海鮮飯、法蘭西多士、意大利tiramisu，我們隨心所欲說，點了菜便滿心期待地入睡。啊，夢中的盛宴！

小女兒平常很獨立，甚麼事都喜歡自己做，不許別人幫。洗臉刷牙、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揸背包、扣安全帶，都爭著要自己做。但到睡覺的時候就很黏我，一定要我摟著，對我說了Good night 又說 I love you, Mommy, 又親嘴又牽手。有時候我拍著拍著她，輕輕鬆了手，以為她睡著了，誰知道她半夢半醒翻身揮手大叫：Where Mommy? 我又緊緊抱著她。我明白大人和小孩都應該學會獨立，但那又軟又暖的小身軀，那胖嘟嘟的小手小腳、圓圓的臉蛋和安詳的呼吸鼻鼾，抱在懷裡比得到連城財富更滿足，我就是捨不得不抱。

## 3

無論生活多艱苦，活著是美好的，生命是恩賜。到了最後，捨不得人間的溫暖，捨不得女兒，貪婪地看她們多幾眼，但眼睛已模糊，努力記下她們在耳邊說的話，但耳朵已不中用。緊緊抓著她們的手，我想說的是：「媽媽要走了，好捨不得你們。」

## 4

大女兒四歲時，有人送了一本很精緻的筆記本給她，她立刻要拿來用。我問她：「你捨得用這本新筆記本嗎？」

她想了片刻，說：「寫得！我寫一二三四五六七。」

## 5

最後的日子裡，殘弱的身體恐怕只是負累。怨身體不爭氣，怕失去自主，慨嘆醫學仍遠遠落後於病魔。這副身軀，頹垣敗瓦，有誰會憐惜？生命的無限，為甚麼要被這軟弱無能的皮肉之軀限制？

## 6

像在大海上被一個接一個大浪猛打，每個浪打下來就像一塊又硬又尖的大石頭在子宮裡爆炸，碎成千萬碗小石頭，四方八面朝薄弱的皮肉刺去。我在大海上無處可逃，那種痛是橫蠻不可理喻毫不留情的，我覺得自己快撐不住了。但為了孩子我不能下沉，於是為了分心，我在每個陣痛的大浪來襲時，閉起眼默唸：「卡夫奇妙醬，卡夫奇妙醬。」一直到那浪退去。我不知道當時為甚麼會想到這句口號，但乘著那份奇妙，女兒順利出生了。

## 7

到了最後，不得不面對，人生是沒有意義的。上帝的萬能、宇宙的浩瀚、真理的光明，到了最後也解不開「為甚麼」的糾結。蠟炬成灰，歸回塵土，發生過又消失了，滾盪過又湮沒了。到底走這一趟成就了甚麼？到底走這一趟是為了甚麼？

## 8

小女孩看毛蟲變蝴蝶的書，醜陋的毛蟲吃飽葉子便脫皮結蛹，兩星期後，出來的是一隻蝴蝶。蝴蝶小心翼翼，慢慢展開濕潤的翅膀，先讓它吹乾，翅膀夠堅挺才飛走。

小女孩看著這隻剛出蛹的蝴蝶，問：「它知道它是一隻蝴蝶嗎？」

## 9

每個人到了最後，回望一生，會記起甚麼？不會是名利成就，不會是慶典榮耀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愛。只有溫暖的愛，可以照亮最後的黑暗。

希望在最後，腦海浮起的是女兒小時候甜美的笑容、純真的聲音和綿綿的擁抱。希望還可以記起，孩子剛出生，抱她們在懷裡時心中的感恩和祥和，還有後來牽著她們的手走路，一心要保護她們，心中生起那股赴湯蹈火的勇氣。

## 10

星期天傍晚，丈夫在廚房做晚飯，豐富的菜單，他一道一道細心地準備，慢慢地洗呀切呀，用心地調味。客廳裡，女兒也十分認真地用泥膠做晚飯，紅的綠的、圓的方的，做了一盤又一盤的美食。我懷著小女兒，走到廚房想幫忙，只見丈夫全神貫注躊躇滿志在做菜，走出客廳，女兒也是全情投入、滿盤計劃的樣子。窗外夕陽泛紫，一陣喜樂滿足湧上心頭。努力認真做好眼前的事——人生不過如此。

合十，一心一意，無爭無求，自在當下。

我們手牽手，心連心，這一趟就沒有白走。🌀